莊子通

莊子通卷第九　　　雜篇　　　沈一貫註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鱉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娱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擉音觸夫音扶知音智冥音眠顛冥猶迷惑也暍音謁傷暑也橈呼毛反飲於鴆反閒音閑

則陽即彭陽游事諸侯因夷節以通楚王楚王未之見也會夷節歸復求王果爲之通王果不許托辭以應之曰我不若公閱休公閱休隱士也冬則

擱籠以供食夏則出樊以為君此人曾能譖君不
能也夫以夷節之智尚不能薦君而況我乎吾又
不若夷節蓋夷節之為人也德不足而智有餘尚
不自愛而與之為惡交固將顛倒迷惑於富貴之
地非相助以德而相助以消所謂其何能淑載胥
及溺者也夫寒者思假衣於春暍者思借風於冬
以楚王之猛倨好殺非佞人如夷節者不能以巧
辯而移其心非盛德如閱休者不能以高尚而服
其心我上愧於閱休而下恥為夷節之行烏能為
君譚哉王果之辭婉而峻稱公閱休者知公閱休

不屑爲人干進而假此以感悟則陽使其仰止賢人而自息其躁進謂已不若夷節而又言夷節之使不可交不可謂忠告而善導之矣至謂楚王非使人正德不能撓又曲盡人情雖賢主不能無惑於使人如裴矩之於唐太宗是也雖昏主不能無屈於賢人如蘧伯玉之於衛靈公是也自此以下文稱聖人以重公閱休言惟聖人能使家人忘其貧能使王公失其貴涉世無傷所造皆適而不爲物之所苦雖復樂人之樂以爲之通容而亦不至於失已又或不言而使人虛往實歸又能飲沆瀣之漿

又或不爲而使人望風靡從各游自得之場使天下父父子子各歸其所而出之以從容暇豫不見其形韻高德弘於人心若此之遐而不可及也吾故曰待公闓休子就而問之必有發爾心陶鎔爾德泚然汗出霍然病已者矣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萬物與我本綢繆若一體然者聖人達綢繆而包含覆育無不周遍若是乎大矣又不知其所以然蓋性體本然聖人率性自然而不待於有爲也故

體則知百物之歸根本而莫測其朕用則如春風之於百草而莫知其生他無所師而以天為師以天為師則彼亦一天矣第其形猶人類而人稱之為人也其實天也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知去声 幾上声）常人不師天而師心惟憂其知之不足殊不知足之所不踐者甚多多積知而不能盡用曾所行之幾何而百年之中忽若白駒之過隙矣是知必不可盡也多知亦必不可行也竟如何哉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好去声

美人不能自見其爲美美之名定於人之鑑也即人未嘗告之已未嘗知之聞之而其美自在美在於性不以告不告聞不聞而加損也聖人亦不自知其愛人愛之名定於人之稱也即人未嘗稱之已未嘗知之聞之而其愛自在愛由於性不以告不告聞不聞而加損也蓋周盡一體而不知其然

者謂之真愛不必覆其知之不足也性者生之謂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　緡音民縣平声

人情莫不喜還其舊觀故見舊國舊都未有不惕然喜者雖使草木緡合入其丘陵者十九而猶之暢然況見所舊見聞所舊聞而略無改於其初者乎譬之十仞之臺無所蔽虧而又懸衆樂於其上一時耳目之新聽當何如哉故徐無鬼謦欬於魏侯之側則超然大悅孟子指二本以動夷之則憮

然自吳貧子之得衣珠此其喻也胡馬嘶北風越鳥樓南枝漢高帝與父老飲沛中悲歌泣下曰吾千秋萬歲後魂夢猶思故鄉此人情我性之不得已乎借乎人莫無懷土之思而迷於旦宅者比比也悲夫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扣去声環中即齊物論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中空而外不絕之譬也隨成即所謂隨其成心而師之之謂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為隨成與物無

終無始無晢無久而日與之變化皆其虛中一不化者爲之宰也人曷不止於是以爲隨成乎言此則無惡其隨成矣

失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

夫音扶殉松閏反從死也洫呼力反消也

夫聖人之師天與凡人之不師天均之與物殉也而其事則異何也聖人師天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未始有已也是亦殉物者也凡人不

師天故見可好則牽已而從之見可惡亦牽已而從之亦未始知有已也亦殉物者也聖人無我故無物而非我凡人喪我故亦無物而非我雖然聖之與凡相去則遠矣故曰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廢所行甚備而不乏其與天合也如此豈夫人所能及哉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爲去声傅音付）

此一段未詳必有闕文疑字不可强解莊子曰知

之所不能知者不能知也無務知之所無奈何吾於此亦云如强為之解似云湯師司御門尹登恒師其意不囿其逆得其所謂隨成者以名天下之百物故名與物皆兩者也仲尼至聖亦師此隨成而已此隨成者不囿之隨成即環中之隨成非今人之隨成也除日無歲無內無外盖歲者日之總名除日則無歲之可言矣外者內之對偶除內則無外之可言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嗃乙耕反魏惠王也背偝同剌七賜反乘音盛為君請為並去声扶救一反折音哲壞音怪見音現下同惝音爪又音戊惝吐蕩反嗃音哮吷音血譽平聲

犀首官名衍其名卽公孫衍從犨從聶於犨也忌

田忌齊將也抶擊也見戴晉人引晉人見王也蝸

蝸牛小螺也若存若亡狀其細也管猶以形氣相

戛而有嗃然之小聲若劍環之間吹之則吷然微

而已曾何足聞哉此雖一時荒談遂成千古名言

人試追想前事都是一場大夢雖蝸角無可得胡

爲當其時視針芥得失如天大何也總爲心孔小

不能容故爾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

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極屋棟也稯音悰聚貌

孔子之楚寓於蟻丘賣漿者家其鄰有男女羣聚登屋極而窺望者蓋驚怪孔子而然也子路見其有與告孔子曰此輩稯稯亂動何爲者邪孔子曰

是聖人之徒也而自埋於齊民自藏於畦畔也其名銷隕其志游於造化之無窮其口雖與世人同所而心實竅寂未嘗有言方視世人無足以入其心而不欲與之徒雖游於人而異於人譬之居於陸而沉於水者也此必市南宜僚邪子盍請往召之孔子止之曰勿往彼知吾之識彼謂吾必言之楚王而召彼非彼所欲也彼且以高蹈爲賢而謂吾之歷聘爲栖栖乎佞也豈有賢者而肯與佞人言佞人見乎彼必從此逝不可跡矣子路往視之果携家去矣蓋接輿丈人之流哉

長梧封人問於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鹵音魯莽莫古反錯麁踈也滅裂猶短草也齊才細反度量節作之甚飧音孫蘩去聲惡烏路反萑音丸葦類蒹蘆也蒹古恬反葭音加亦葦屬漂匹招反疽七餘反漂疽流疽也疥音介溲音搜便溺溲膏謂虛勞人膏從溲出也

鹵莽滅裂輕脫末略之謂對人以治民喻爲政可謂達物理矣莊子又喻治生言今之治生者多犯此戒矣逆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滅順應之情失靈覺之神而徒以務博誇多爲事焉故鹵莽其性者每以欲惡之物爲吾虛靜之累如萑葦之爲嘉穀害始而快意當前豈不足以小適吾耳目四肢之欲而不知一引以去不至於傷性滅命不已如蒹葭始萌亦頗能爲嘉穀之扶伏也而尋至於拔擢生化之機侵塞秀穎之地然後悔其始之小利爲今之大不利也於是七情爽惑六欲交攻化精

神爲妖祟裹血肉爲痂疥、並潰交發、不擇處所、爲漂疽爲疥爲癰爲內熱爲溲膏、其名難舉、其禍難已、第緣一念鹵莽滅裂、以至於不可救藥、如此可不畏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

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巳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巳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辜罪也當作辠古罪字推涌同反强巨兩反朝音潮號戸刀反菑音災離羅罹同勝平聲知去聲夫音扶）

栢矩得老聃之學潄於齊見罪人就死推而强之解其朝服而覆之以卽刑焉矩呼天而哭之曰去古日遠天下日就於亂大灾將起矣惜也子獨先

罹之莫爲盜乎莫爲殺人乎古者太樸不散民不知軒冕之爲榮金玉之爲富故視聽淳一而刑罰清自聖人以爵祿籠天下而榮辱之名始起於是乎騖名者日多而不免於病以財貨聚天下而貧富之迹始形於是乎騖利者日多而不免於爭此皆上之人驅之使然而非民性本然也不但如此又且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而不得不出於爭競之途人不貴則必賤既有公卿之榮誘之於前而又有輿隸之辱迫之於後安得而不交騖於名人不富則必貧既有聲色之好誘之於前而又有饑

寒之患迫之於後安得而不交競夫利故人不可一日不貴既貴矣又不可一日失官而復爲賤人不可一日不富既富矣又不可一日無財而復爲貧不笑無行而笑無官不笑無恥而笑無財舉天下日皇皇以富貴爲事欲其不作奸犯科以至爲盜爲殺人胡可得哉不知民非欲爲盜爲殺人而所以致此實自上使之也古之君人者常謂民爲得而已爲失民爲正而已爲枉故一民不獲則稱以爲已辜一民有過則稱以爲已罪謂民本至淳而醨之者我也今則不然不示之以明而居爲之

制有不識者則以爲愚不使之以易而大爲之難有不敢者則以爲罪不責之以輕而重爲之任有不勝者則以爲罰不使之以近而遠爲之途有不至者則以爲誅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不諒人之才不度人之能不恤人之私而惟吾意之所欲者責之以應吾求賦必欲其供役必欲其先條格必欲其稱戰必欲其勝奉事必欲其有功以此爲政民之智力何足以繼之知力既竭而不詐諼不藻飾不攘奪盜竊必不足以辦此於是繼之以僞以苟避上之文周蓋上之人日出詐僞之政

以爲率而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執不得不僞知不足執不得不欺財不足執不得不盜欲誅盜黨當誅盜源釋大盜不問而斤斤惟小偷之是察失輕重矣吾以爲盜竊之行當先責之君人者而後及夫士民可也否則雖日殺之何益哉故毋盡人之情毋盡人之財毋盡人之力以有餘予天下而以不足自奉然後天下可治爾。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伯玉之德日進無疆歲一變則德一變年六十而

六十化未嘗不始以爲是而後以爲非也又安知明歲之非今歲不如今歲之非舊歲乎蓋德業等級萬有不齊彌進則彌無窮若登山者前步高則後步低不至於巔猶有可進之步則昔步皆低步也然則歲歲相更非非相待即百年不過更百非耳而安得真是真非於其閒是非寧有定哉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之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知之音智

人皆曰予智試問其生身來處便口呿不能答根何從立門何從出豈非一大疑事知之所不能知者哉已乎已乎人無所逃於陰陽而安知陰陽之外彼所謂然者果然乎哉特其知之所不知乃所謂大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

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大史音泰弢音瑕蹇一作騫狶音希湛音耽樂音洛夫音扶鑑浴器也鰌音秋摶音團控引之意馮音憑。

易名定謚史官職也靈公之無道而謚曰靈何哉因是者即齊物論所謂因是言因衆人之所欲謚而謚之耳無他意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其慢慆無禮若此之甚也然當史鰌奉御而進於公之所公尊敬之使人代搏其幣而扶翼

以上其待賢又若此之肅也一事非一時事舊觧失之矣雖無道奚其喪其得謚為靈也宜哉術者曰靈公死時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吉掘之有石槨槨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言此地當為靈公葬所吾之子孫不足賴藉吾不能有也由此觀之靈公之稱為靈也為讖者先知之久矣天下事皆前定豈人力也哉大史安得而謚之此所謂知之所不知者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

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大公音泰治去聲淳流貌殉松閏反

十六井爲丘二十五家爲里丘里之言猶云公言也故曰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者也謂之丘里之言則必衆人皆是而後同以爲是故曰合異以爲同以衆人之同是者散之爲一人之是故曰散同以爲異譬之馬有百體而合之則稱馬從百體言則或爲馬頭或爲馬身或爲馬尾未稱馬名合之而後稱馬一體不具不稱馬故曰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也是故并積衆土而始爲大山并積衆水而始爲大川并合衆人而始爲大人大人者非能自爲公論能並張天下之公論者也言自外入

我以有主而虛故雖不執一說而兼總天下之衆論言自我出我以無欲而正故能通達不滯而無拂天下之公心自外入而不執則能合異以爲同由中出而不距則能散同而爲異此所以爲合并之公也四時各行其氣天無偏惠故歲成五官各效其職君無私心故國治文武各竭其能大人未嘗有所專寄故德備萬物各行其理大道未嘗有所偏黨故無名無名故無爲而無不爲也時有終始不出一途世有變化不主一迹禍福淳淳天道不可知故至有所拂者亦有所宜未可以常理遂

斷也人雖自殉從死而背面猶不能一故至有所
正者猶有所差未可以常情遽信也此於大澤百
材皆可裁用大匠之手無棄材觀於大山木石同
壇而居大塊之中無棄物故此丘里之言倡於一
人而不知其所以倡和於衆人而不知其所以和
昨非今是而不知所以始乎終奪而不知所爲不
謀而合不約而同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故至人者
惟因是因非而不敢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也此
節是秋水篇末盡之旨可與參看自殉殊面言自
殺其身以從人之死者可謂同心之至矣然投之

穴中與死者背面未必相向可見甚合之中猶有

異也文武下似脫二字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承上言丘里之言既爲合幷之公矣然則謂之道可乎曰不然夫道大矣遠矣談何容易譬天下之物豈止於萬而言者必曰萬物蓋以萬盈數也以

盈數名物庶幾足以盡物矣其實何止於萬哉夫太物尚不可名也而况於道乎今夫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氣之大者也道行於其間而爲之公其大可知也故人因其大而强爲之名曰道似亦可矣然特可道可名者耳而不知其有求不可道不可名者存夫旣以有名矣則有也非道也非道也道者無窮無極之名也强名之豈稱情之名哉以斯而論譬若狗馬之不相似矣狗四足馬亦四足指狗爲馬畧而觀之亦似而實非也由是觀之丘里之言雖因是因非合并公共而謂之道末也道之名可輕假

乎哉吾儒論道則衆好衆惡未必皆當於理不可謂之道莊子之意則以因是因非固是道特未盡無窮無極之蘊不可謂之道其大旨與吾儒不同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去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

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惡起音烏欲惡去聲撟居表反下同片音判

蓋掩也撟起撟舉也片判析也精之可志言精微之可記者也隨序猶循序撟運猶動運少知問曰道既难言彼萬物之生惡乎起豈非道之以耶大公調曰萬物之所生起於陰陽二氣相摩相盪而然故萬物之所有盡陰陽二氣也言之所可盡與知之所可到止於物而已自有物之後可得而知自未始有物之前不可得而知也是以見道君子不窮其所廢與其所起正以物可知而道不可知

故論亦止於物而終不敢言道也莊子之意言無窮者是道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大知音智

莫之爲言世間事皆不自由或之使言世間事皆

有前定此二說者於情於理孰偏孰正乎大公調曰人之知有所極而不能人無窮無論六合之外即眼前如雞犬之鳴吠豈不淺近然曷爲而鳴吠此必有所已然矣又其鳴吠也欲何爲必有所將然矣雖有大知誰能譯其言而發其意乎雞犬近事猶不能知以斯而談凡語精必至於無倫而後已語大必至於不可圍而後已終將付之於不可說不可知然則不可說不可知者方是道而或之使莫之爲則止從物上起論特有知之事耳以此論道終不免於過謂之或使則謂造化之中確有

鬼工物怪嘗嘗緣曰而不息豈非太傷於實謂之莫爲則謂天下事全無憑據第汎汎如雲煙之在太空中者豈非太傷於虛豈知有名有實者見在物也物之妙相應迹也無名無實者過去物也未來物也物之眞空定體也虛實相乘而不已有無相入而不離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體物而不可遺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此則非知之所知而後可以爲道故道者可得而言可得而意而終不可言不可意者也愈言則愈疏與道遠矣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夫音扶

人之生也誰能使之不生不可得而禁也及其死也誰能使之不死不可得而阻也人皆有死有生此常事也而其理亦不可覩然則道豈知之所能

知哉彼曰或使莫爲皆私智強度疑似假設之論非有的據也以吾所觀其本無有其往無窮其末無有其來無止只此一無字與物理符合言語道斷評論亦住若說或使莫爲則言語根苗方從此起蓋着物着相便有終始本末之相乘便是說不了的評論道不可以有言也言無則可以該有言有便不能入無道非真名是假立稱呼以便行世而已若說或使莫爲則是真有名相下落在那一邊却是邊見胡可謂之大方是以立言甚難要已覺後盛水不漏方好言而足任爾終日甚底了

說橫說左說右說都是道言而不足千言萬語沒一句說着盡物而已道者物之極也言與不言皆不足以載道言之不可亦可默之不可亦可不在於言不在於默雖終身言道與道無秋毫相應議豈有極哉必如老子所謂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者乃爲道體故吾嘗謂莊子之學以無窮爲究竟以不知爲宗旨與佛氏不同從來讀莊子者不能探其宗旨即昔人只說得自然兩字自然又與或使莫爲何異哉此一章書是齊物論及秋水義疏而無一句相似多發其所未發當

是莊子書成之後更有妙悟以成此篇爾

外物第二十六　　雜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

乎有憒然而道盡負音云繽音駿螴蜳音陳惇悖不安定窺縣音玄暋音民沈平聲屯張倫反憒音類

在我者可必外物何可必哉謂善必福惡必禍則
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既似無據謂善不必福惡
不必禍則惡來死桀紂亡又似有據天道之不可
知如此人主孰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有
伍員萇弘之事人父孰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有孝己曾參之事人情之不可知又如此故
范滂臨刑告其子曰吾欲使子爲惡則惡不可爲
吾欲使子爲善則我不爲惡悲夫網之出於外而

不出於我故耳萇弘周靈王臣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爲碧孝已殷高宗之子逐於後母曾子爲父芸瓜誤斷其根大杖幾死故云曾參悲凡天下有形有氣之物便是外物如木與木相摩則火生而燃金與火相守則鎔鑠而流陰陽之氣錯行則天地大駭於是乎雷奮霆擊火發水中乃焚大槐霹靂是也五行二氣猶有同類而相仇與夫異類而貞勝者不可必如此而況於人乎是以人惟無心乃可耳若逆境當前患胡可言當其憂之甚時動而非是或左或右二

無所宜易所謂來之坎坎險且枕是也故曰兩陷而無所逃於持愈重則莫知所守而事益無成又若懸其心於天地之間不上不下亦不兩邊而無所寄泊遂心則解慰乖意則昏悶逐境則沉溺罹憂則邅屯纓纏於利害之鄉而內熱炎炎有不可撲滅之狀衆人由此煎熬其和氣而雖有微茫眞水安能勝慾火之多猶盛暑鑠金毒熱無賴卽[illegible]月皎於河漢而不能暫凉也悠悠世間鼎鼎百歲利害相攻怵惕爲累理所必有何足爲怪此髑髏所爲自稱南面王而不欲復嬰妻子親故人間之

勞也老子曰及吾無身復有何患總爲血肉軀上造業而不得脫盧生黃粱夢中備嘗此苦不亦悲哉於是獨有儻然放任超迹於玄元之境托精於恬惔之鄉人我幾忘陰陽罷脫一任逍遙乃稱道盡回視諸趣苦海不啻趾雲霄而凌倒景矣又何外物之云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貸音背監古御反將貸他代反呼去声鮒音附處上声曾音層

常與水也昔覽淵明乞食詩今讀莊生索米文撫茲三歎貧賤難為工悲哉鄙儒繩人無已必稱黔婁陳仲子之行不已甚乎此所謂外物不可必者也枯魚乾魚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句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任平声國名牾古迈反餌音二蹲音存會音儈期音基錎陷同騖音務鬐音求夷反腊音昔淛浙同輇七全反累力追反綸也趣趨同縣平聲

巨緇大黑繩犗揵牛離剖乾肉曰腊輇量也累

繩也瀧瀆濯溉之瀟瀆鯇鮒小魚名懸令懸揚之令也譏當時學者寡見淺聞徒能脩飾小說以干世主偷合時格而已心不能窺大道之藩籬烏足以言經世之事哉蓋必有內聖之德者而後可語外王之業耳余旣此二章時阻淺聊城不覺大笑自哂因牽連爲一詩詩曰安得西江水來迎東海臣枯魚何用泣涸轍待何人投犗懷公子牽緇赫鬼神他年輇諷者應到浙河濱

儒以詩禮發冢犬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句　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傳治戀反儒而朱反陂音甲施音試壓音壓顪音歲椎直追反控音苦打也別彼列反

自上語下曰臚脣上曰鬢頤下曰顪口旁曰頤頤旁曰頰接撮也壓以手按之也控別開也詩書者迹也所以用詩書者人也詩書何物而用之於發冢仁義何物而用之於竊國王莽何人而能行周禮漢兵四集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此豈詩書之罪哉無論其違我輩誦說先王而不免穿穴踰墻乞墦登隴上媿天地下慙妻子尚曲附

於詩書以飾其闕何笑夫發冢之事嗟今縫掖莫不然而臚傳更甚臚傳其爲發冢唱哉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趍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

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

終矜爾趍音促去上聲知去聲鶩音傲下同窶音拒行去聲嚳堯音餘躊音疇躇音除從容也

有人於彼長上而促下耳近後而上僂兩目蒿然如憂世之患者何人也躬矜身之矜持也容知容之知慮也業可得進意老萊之言不過闇然無文之事可更進於此乎請益之意也鶩不顧之意言汝心但不忍一世之傷而不顧其貽後世無窮之患蓋談說仁義則鑿破渾沌而導民以知偽之事其爲後世患不淺也固汝心窮陋而不達乃如此邪毋亦心知其非而才略不能及於至人故邪乎

人以歡虞小恩煦煦一時而不顧終身之慨許也人之行以此相勸進耳非大人之尊也相引以名稱相結以隱密與其譽堯非桀昭昭乎明是非於天下豈如兩相忘而無所毀譽之爲得乎凡矯揉造作而反人性之常者無非傷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無非邪也聖人則至夷至靜不得已而後起故不爲而成汝奈何終載爾矜而不肯反於淳朴之鄉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淸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阿門阿屋曲簷也宰路淵名使去聲余且音預苴姓名覺去聲令平聲朝音潮下同刳音枯筴音策見音現知去聲

此亦知之所無奈何哉史記龜筴傳載此事有連語在後余幷錄之以廣人意焉其語曰人雖賢不

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門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棟之以應之天不全乃生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知去聲鵜音啼去上聲處上聲

即前章恃其所不知而後知之意雖有至知不能逃萬人之謀知何盡哉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者人智也故可避鵜鶘天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可盡避哉小智小善何足意去小智而後大智明去小善而後大善立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則智自發也何勞石師哉石師常師也灌夫傳帝寧能為石人乎石人謂長存也亦以衆

鶴林玉露載物畏其天之說嘗見大蛙數十聚於汙池有巨蛇以次啖蛙羣蛙拱立待啖不敢動又見蜈蚣逐蛇急漸近蛇不復動第張口待之蜈蚣入其腹逾時出蛇已斃矣蛇棄深山中踰時小蜈蚣無數食其腐盡蜈蚣卵於蛇腹中也又一蜘蛛逐蜈蚣急蜈蚣迸雛槍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搖腹而去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盡蜘蛛搖腹以溺殺之也物之畏其天如此夫蛇之恣啖羣蛙自以為莫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斃蛇而育其子自以為莫敵矣不知蜘蛛之臨

其軀也且蛙不敵蚍固也蜈蚣小而能制蚘蜘蛛
小而又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强弱哉詎非所
謂天邪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
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厠足而塹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
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厠音側塹音店下也
即前章尺之踐地恃其所不蹍者而後博之意吾
言雖無用亦天下不蹍之地也可謂無用哉莊子
之自狀審矣其荒唐眇幽于世教中真無裨益然

世間不可無此人亦不可無此書彼知效一官謀一

華者當其時小小甚見效而於天地之大全不直

一杯水耳豈若此不經之論與天壤俱在乎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

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

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

學承意不彼 行知皆去声 與平声 夫音扶 辟匹亦反

人莫不遊於世而不能不遊於世遊於世而不傷者惟不遊者乎今世之人莫不稱流遁之志與决絶之行流遁之志流而不反决絶之行執而不變以之遊於人間豈無一割之效而不知至知厚德之任必不如是與之遊乎必且尊知顯能以一人之斷制賊天下如自上墜下如火馳急速而曾無踟蹰反顧之意雖南面稱孤撓人而從之使之惟命是聽而莫之敢違亦時適然也一旦事去孰移渙然離耳尚復能相賊哉故至人有逍遥遊而不留迹焉夫尊古而卑今今之學者盡如此矣而不

知此俗學之流非大聖之流也若以狶韋氏之流而觀今之世豈能平流而無高下之波哉故知物有變化不拘一塗惟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爲怪順於人而不失己彼教者不可學執柯以伐柯雖近而有彼此之別非其性故也惟夫承意而學者是不待教而自興者也無彼此之別其性然也安用尊古卑今爲哉波高下貌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

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鷸音擅知香臭也哽音梗跈女展反與蹍同降休止之義胞音包閬音浪勃谿反戾也音奚攘知羊反

德莫貴於通莫患於塞通則精光日暢而上與天地同流塞則幽暗閉塞而下與百鬼為伍目不蔽於色則明耳不蔽於聲則聰鼻不蔽於香則鷸口不蔽於味則甘心不蔽於物則知知不蔽於所不知則為德矣徹之效大如此蓋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耳目口鼻心思本自與道德通但撤其蔽即為

道德故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自相騰踐而衆害生矣凡物惟草木無知則無氣息耳有知者皆有息有息然後自幼而長日以殷盛其有不殷盛者豈天之罪哉天嘗生之矣又日夜穿而通之無郗挫矣雖牿亡於旦晝而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未嘗不清明虛徹包五藏然令相平如機灌輸未有停而窒礙者也天固穿之而人則塞之天奈之何哉且夫人身脬膜之中皆有空曠重闥之地以通元氣人心方寸之內亦有洞達不礙之天以保太和故室有空虛則長幼內外各遂其私而相

安于無事若逼側而無隙則婦姑不能相容矣人心之中蕩然天遊而後六鑿爲之效順非眼能見以直空妙性故見非耳能聞以直空妙性故聞非鼻能臭以直空妙性故臭非舌能甘以直空妙性故甘非手足能運用以直空妙性故運用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若無天遊則心塞而不通六根用事攖逆而不已矣天遊者神勝者也神勝則無往而不善矣凡人多爲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纔入大林丘山

中使聽然故觀此乃因境得心心如逃虛空者偶聞親戚之言而喜如魏武侯聞狗馬之言而喜緣神不勝物久爲世塵之所厭苦而然神勝之人何處非大林何處非丘山心清淨則境清淨境清淨則十方清淨何必擇地而安之乎此一段是莊子最警醒人語句句金字字玉前不與木相守一段一對降魔雜地有重斷心有天遊是性命雙脩要訣重關是無緣不傳之火候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暴音僕誸音賢

溢過也凡德之衰起於聲名聲名之衰起於暴著謀慮之起由於誸急人急而後考謀也知僞之起出於爭競知者爭之器也柴塞胸中由於執持而不化過則心有天遊也耳目五官之事成於衆宜[illegible]宜其職各得其所則衆事立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銚七遥反鎒乃豆反音挑耨田具也

春雨時若草木奮然自生田功從此而起機以時動事以時興草木且蓁蓁日盛而惡知其所以然此亦所謂天之穿之日夜無降者也日時如所謂

十日一雨者言以日而降時雨也銚鎒臣叒到切
猶易所謂反生蓋投種於地必先反生於下而後
　發於上也過半言新生之多於舊植也
靜然可以補病皆摵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
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句未嘗過而問焉聖人
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駴
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
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皆子斯反摵音
摵駴駭同
靜者動之基靜而後衆動皆得其宜五藏更相灌

輸故〇養生莫貴於靜攝謂不撓其自然而已既病
矣不能真靜但如靜然亦可以補病目者六賊之
首因目而人馳騖不暫休皆滅者忘外觀簡內思
可以休老而終其天年諺謂老人瞽朦延年之徵
正此意也不寧靜不可以致遠急事之來切勿遽
動但澄心定慮事端自得如謝安石矯情鎮俗江
左賴之是也雖然此是勞者之務而非佚者之事
佚者未嘗過而講求焉盖佚者自不病何待於靜
攝自不亂何待於滅皆自無遽何待於寧定以此
推之凡聖人之所以馭天下者不過仁義而已神

人未嘗問焉賢者之所以馭世者不過有爲之迹

聖人未嘗問焉君子之所以治國不過紀綱法度

賢者未嘗問焉小人之所以合時不過權謀術數

君子未嘗問焉馭謂役人之觀聽也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毁爵爲官師其黨人毁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演門宋城門名他徒何反踆音存蹲同窾音款踣蒲北反

人有親死而哀毁者上以仁義風天下爵之爲官師於是靡然成風其里人毁而死者半後之效前

抑又甚焉名迹之亂人情如此此故許由始不受天下耳務光乃繼之以怒絕他又益甚師弟子而踆於窾水申徒狄又益甚因以踣河不受已矣而至於怒至於踆窾與踣河此何爲者哉夫亦以前事既已著聞矣不加工不足以成名故至於傷性殞生以爭之歎嗟夫此物外人也而弊尚至此況於物內人哉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刧不至於窮而無所入不已是故至人痛名教之有患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荃且緣反音詮）

筌魚笱也罝筌之意在於得魚蹄兔罝也設蹄之意在於得兎然得之則忘之矣此人情也亦物理也而聽言者顧不然每執言而害意吾奈何哉讀書之法在書不在書而後有益於我故嘗謂莊子無善注然古人得莊之意者甚多不在善注也不爲注而使人以意讀之各有悟入爲益甚大譬如射覆然高者存金存玉下者存瓦存石譬如飲河然各飽其腹而止不言而飲人以和胡爲不可也

寓言第二十七　　雜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斯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

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巵音支與平聲也五盖反曼莫半反音漫然身言未嘗言舊本作未嘗不言誤觀郭註云雖出吾口皆彼言耳則知原無不字矣惡音烏種音家

此莊子自敘其作書之意也言此書中寓言者十而九重言者十而七巵言則日新而出和之以天倪而不以我預也何謂寓言盖我欲言而不可以直言則借人之名而言之如鴻蒙雲將有吾連叔

之類是也譬之父不可以爲子媒必借人而媒之父之譽不若媒之譽爲人所信也今我亦借人而論以啓人之信不無誣人之罪矣然非我之罪世衰道降久無眞人之言謦欬于其側惡得不借人而論以啓人之信哉何謂重以人之情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與己同則是不與己同則非各出其辯以相勝而不已吾以重言臨之如質成老子之類所以止人之辯也蓋借者耆艾有德之人而爲重也若夫年雖先而無經緯本末徒以年稱者者不可謂之先何也爲其無人道也此特陳人耳

而胡可稱耆艾哉何謂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卮言
者蓋舉卮而言把杯對客逍遙命辭和之以自然
之端因之以曼延之論竟日窮年無有定期此所
謂卮言也凡談之道惟不言可齊且有意齊之翻
成不齊蓋齊與言言與齊已成二義而惡乎可齊
故貴於無言無言則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亦
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
然有自也而不然因其所然而然之無物不然因
其所可而可之無物不可不以我之私智參與于
其間而一付乎萬物之自齊此所謂卮言日出和

以天倪者非此則惡能得其始卒而與之長久乎萬物之種不一也不惟以同形相禪而復以不同形相禪如得水則爲鼈以至于馬生人之類始卒循環誰能知其倫類大鈞播物自然均齊而非人之能同異非人之所能是非也此之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吾所謂卮言日出者以此卮言舊註謂卮滿則傾空則仰空滿任物傾仰隨人爲無心之言之意未知是否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

氏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好惡並去声蘁音悟

此猶前稱蘧伯玉之義言德日進而日異也惠子以爲勤志服知勤志則篤學服知則好古皆孔子自謙之言而非所以論孔子故莊子曰不然孔子聖之時與時代謝而無可不可雖垂教立訓諄諄言而未嘗言觀其言曰人受才于天地而得其最

靈者以生苟能復命歸根則鳴而自合於律言而自合於法不待擬議而自成變化雖終日言而何嘗言哉此豈獨勤志服知而已乎夫人之立教者不過陳利義於前而稱好惡是非以指人之趨此但服人之口而已而惡能服人之心今孔子乃以不言之言使人心悅誠服而不敢逆立自來帝王聖賢未定之言皆至此而定非甚盛德何以至此已乎已乎借吾生晚而不得及其門哉觀此章則莊子之稱孔子尚在宰我子貢之上盖能直探耳順從心之學而尊之如天不獨賢之如堯舜如耳

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造化密移疇覺之哉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景影同括古活反括髮也叟一作搜又音蕭動貌稍者微略之義音條蛻音帨屯音豚聚也強者有餘之義

景答罔兩曰汝輩何須問也予有影而不知其所以有影也予亦以予爲待形乎今夫蜩之脫甲蛇之蛻皮非不出於其形而終非其形蓋一離其形即與之不相蒙而成二物矣似之而非者也予與形亦然吾亦獨化者耳豈待形哉有火與日則吾之影聚而成屯陰而無火夜而無日則吾之影亡而稱代然則火日者非吾之所待而獨化者邪夫吾以無待者也猶能獨化况乎形以有待者也而豈不獨化邪彼火日來則我與之來彼火日往則我與之往彼火日者天地之強陽氣也而我與之俱

以爲非乎

顔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此亦變化日新之謂也一年而野反樸還淳也二年而從隨順無諍也三年而通無人我相也四年而物與物偕往而不以已也五年而來人皆保汝也六年而鬼入與鬼神同其吉凶也七年而天成與造化俱游也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吾有不化者存不覺死生聚散之爲異也九年而大妙義極

重玄理超衆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我教謂之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在佛謂之不可思議生有爲死也句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句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有生必有死然皆有爲死者或以病或以事其途不一矣今之人莫不曰勸公勸公者相勸於公事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恥絶於兒女子之手而願從龍逢比干遊恥狼藉於都市而願橫尸於戰場中謂之得死所矣殊不知必稱勸公以其死有自也是知身之爲我而捐之者也是知死之足以成

名與利也不然則謂雖死且不朽也不然則謂吾有去所也此皆不免於有自者也不知生者天地之強陽氣也受氣於天而歸氣於天巳矣無自也汝果能知其無自乎惡乎其有所往惡乎其無所往而分別于其間哉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惡音烏

在天則有歷數如星官家言則既可見矣在地則

有人據如輿地家言則既可見矣談天地者止於此矣無他隱義矣吾惡乎求之而足以破吾惑乎欲謂之無命則已之事已當知之而人莫自知其死期安得不歸之於命也欲謂之有命則方其受命之時必我也非人也而吾今弗之知似又蠢然而生安得謂之有命也欲謂之無鬼則禍福災祲見在相應若之何稱無鬼也欲謂之有鬼則善未必福惡未必禍顏之夭跖之壽孔孟之窮夷齊之餓天可問哉若之何稱有鬼也造化之妙有不可知者如此故曰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者知之盛也

月徒得其形似而已也使其及門不在曾點之下夫子所以獨思狂者其亦慨慕斯人之徒哉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樂音洛洎其器反參所金反縣音玄下同夫音扶鸛古亂反蚊音文虻孟庚反

曾子之學亦日進無疆再仕而心再不同其言曰吾嘗親在之年而仕得三釜薄祿中心甚樂及親既沒仕至三千鍾厚矣而悲傷吾親之不逮養故

也弟子問於仲尼曰凡人有所係則有罪無係則無罪若參之心可謂無所係矣乎哀樂之來不能禦去不能止因三釜而樂因三千鍾而哀皆時耳於參何係焉無係則無罪矣仲尼曰不然既曰悲則既已有係矣苟無係者而有哀乎哉無係者視三釜與三千鍾如鸛雀蚊虻之相過乎前不知其孰大孰小孰多孰寡也而尚何哀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故世有庸貲而稱孝子何必皆祿而計較多寡于其間哉故曰猶未免於係者也然則曾子雖再化而尚有不化者存安知今之所昇後不復必

彊陽強陽之理昭昭甚明也而又何庸問邪此段
與內篇文同而意更加異蓋愈出愈奇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
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
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白
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
也舍者迎將句 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
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盥音管漱所又反櫛莊乙反閒音閑

下同睢郄圭反盱音虛楚子六反家公主人公也楊音羊

睢睢盱盱矜容作氣之貌有此貌人皆敬而遠之矣皎皎者易汙故曰太白若辱盛德者深自貶損故曰若不足至於爭席而後德進故處世忌太潔

至人貴藏輝

讓王第二十八

雜篇

蘇子瞻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作陽子居章連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固一章也昧者剿之以入其言耳今觀此四篇者文氣卑弱視佗作固已天淵而

旨趣又淺陋不倫與莊子學問全無交涉稍有識者皆以爲贋無疑矣余嘗見唐人馬揔輯諸子語爲意林採莊子無四篇中語有王孫子皆此四篇中語乃知此四篇是王孫子非莊子而信子瞻語有證及攷史記莊子傳云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又似眞出於莊子也不可曉矣大抵莊子嘗詆譏於人無所不狎侮不必以四篇眞贋爲莊子解嘲於仲尼之門而仲尼亦不以此四篇傷其

日月之高明特其文字猥瑣意見庸劣本楮先生者流非莊子伍不可不辨豈王孫子莊子門人邪亦未闖其藩籬者矣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父音甫幽憂之病謂病深固治平聲半同夫音扶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而不以易

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支父、支伯恐是二人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卷音捲衣去聲夫音扶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音權葆音保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

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大音泰亶丁但反父音甫邠音賓筴音策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而越國無

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呼火故反舍音捨惡去聲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也甚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者可謂知輕重矣

銘誓約也攫攫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苴七餘反飯音反使去聲下同與音餘遺音位復去聲惡去聲

苴布粗布之衣還與旋同

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土敕雅反苴側雅反

土苴糞草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鵲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鵲一本作雀要音夫

所以之所求之物也、喻鵲所以爲鵒珠、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必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難去聲

有好有道也、望怨望、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說音悅從者才用反強其丈反見之音現知音智難去聲處上聲為去聲

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爲也逡音慈摳尺朱反屈桑條爲戶樞也紺古暗反縰作躧音徙履不躡跟也逡親旬反比音婢

茨苫屋之草也生草亂而不芟之草甕牖破甕爲牖以褐塞之匡坐正坐也弦鳴琴也履不着跟曰縰華冠裂如開華也杖藜以藜爲杖也應門自對門也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

矣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縕紆粉反腫章勇反噲古外反胼薄田反胝竹尼反肘竹九反見賢遍反

縕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噲虛浮之貌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納屨而踵決見屨之敝也聲出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

若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餰音甑樂音洛愀七小反悄同又音秋行下孟反

句槃也得謂得其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

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惡去聲強上聲重音仲乘音盛

不能自勝而姑從魏闕子之神亦無惡焉蓋從魏闕與貪仕慕祿不同未能入山且遊戲於人間未爲不可顧此心決不可染沒于利欲之中不染于利而從人間磨練是正經學問若不能自勝而必強之不從却恐重傷重傷非養生之道也將以養生而先傷生惡乎可蓋此種學問最忌束心太急太急則氣發顛狂助長之害不可言魏闕象魏觀闕君門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

悠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

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糝素感反憊皮拜反推通回反語上聲難去聲

隘音厄扢許訖反樂音洛共音恭

藜羹不糝純菜而無米也耤謂夌轢削然反琴聲反琴復鼓琴也扢然奮舞貌潁陽丘首皆山名疏曰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爲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十四年天下大旱火上

曰厲王爲祟遂廢共伯而立宣王共伯歸食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逍遥於丘首之山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淸冷之淵行下孟反泠音零

不若是而已似脫但字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

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行下孟反數音朔

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于廬水知去聲難去聲

三自沉好名之過也此事决無策士妄傳耳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

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治去聲揚行下孟反吾行行戾行同要平聲樂音洛

祈喜祈福也並傍同依也